

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

风云五剑

（台湾）云中岳 著



风云五剑

〔台湾〕

香中岳 著

①上

文艺出版社

风云五剑

(上、中、下册)

(台湾)云中岳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华印刷厂印刷装订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0 印张 420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6484-0193-7

(上、中、下)册定价:53.8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武林中儿孙们的祖辈复仇的故事。

当时，黑白道旗鼓相当，加之众多中间派，鼎足而三。黑道领导人独霸武林，不顾江湖道义，设伏回龙绝谷，约期决斗。白道群雄赴约中伏，死伤枕籍，陷于绝境。白道领袖玉狮杨钧，为挽危济困，保全群雄，舍身取义，血溅回龙谷。为避祸及全家，从此骨肉离散，天各一方。

其幼孙杨珀(狂狮杨玉琦)被双绝经穷儒携至人兽绝迹的边荒异域埋首学艺二十载，小有所成，即奔向莽莽江湖，历练寻仇。不料仇家迷离恍惚，已销声匿迹。经无数波折，与亲朋故旧了女菁华、茜茵等携手，号称风云五剑，辗转流连江湖，又获得落魄狂生、毒无常、恨天翁、玉箫客众多宇内高手以及祖婆蓝碧玉、毒龙岛主等传艺、帮助，艺业大进，约于弄清事实真相，仍在回龙谷，除灭了罪魁祸首，仇报恨雪。

全书布局新颖，曲折有致，武打场面火红热烈，爱情缠绵悱恻，水下徒手搏击，空中暗器飞舞，斗力斗智，斗勇斗技，蔚为壮观。读来令人血脉偾张、扼腕顿足，心怦怦然而神往。

目 录

第一章	玄冰绝颠	(1)
第二章	舍身取义	(21)
第三章	火海死谷	(40)
第四章	人海飘零	(59)
第五章	翩翩惊鸿	(76)
第六章	知人知面	(97)
第七章	荒陵夜搏	(115)
第八章	亲朋故旧	(134)
第九章	地窟追逐	(153)
第十章	樊笼飞凤	(173)
第十一章	悠悠往事	(192)
第十二章	不测之约	(212)
第十三章	临危不苟	(227)
第十四章	风云五剑	(251)
第十五章	倏生巨变	(270)
第十六章	直冲重伏	(289)
第十七章	义无反顾	(309)
第十八章	虎穴雄风	(328)
第十九章	视死如归	(348)
第二十章	祸福须臾	(368)
第二十一章	大显神威	(387)
第二十二章	风雨前奏	(406)
第二十三章	一招伤敌	(424)

第二十四章	分道扬镳·····	(444)
第二十五章	招灾惹祸·····	(461)
第二十六章	危哉绮乡·····	(482)
第二十七章	龙廷之会·····	(501)
第二十八章	浮屠古堡·····	(519)
第二十九章	夺魄金梭·····	(538)
第三十章	慑魂魔音·····	(556)
第三十一章	群雄萃聚·····	(574)
第三十二章	初会太清·····	(593)
第三十三章	独闯虚云·····	(612)
第三十四章	如虎入魔·····	(630)
第三十五章	双剑东下·····	(650)
第三十六章	飞爪欧朋·····	(669)
第三十七章	废墟艳窟·····	(686)
第三十八章	梭珠争威·····	(707)
第三十九章	圣手神医·····	(726)
第四十章	小聚天伦·····	(745)
第四十一章	千里戎机·····	(764)
第四十二章	怒海余生·····	(783)
第四十三章	恩怨情仇·····	(803)
第四十四章	海陆大战·····	(822)
第四十五章	妙着奇招·····	(842)
第四十六章	回龙今昔·····	(862)
第四十七章	魔消障除·····	(880)
第四十八章	豪情志酬·····	(899)

第一章 玄冰绝颠

“孩子，今日是什么日子”蒲团中端坐着的老人问语声听去阴沉冷厉，其实感表内蕴。

这是一间以巨木架成的木屋，十分宽敞，分为内外两间，内间分为两室；外厅中，中堂是书架，摆着百十部经籍，三坟五典，琳琅满目。书架前，是一张书案，文房四宝琴鼎俱备。室的右侧，是以狼尾草编成的一个蒲团，上面盘坐着一个白须白发的褐衣老人。

他眼神凌厉，不怒而威，鼻直口方，脸色红润，要不是他那样银长须直飘胸腹，谁也不相信他是个年登耄耋的老人。

西面，是个高大雄伟的青年人背影，正面向墙壁，数着横木上的刻痕。

根本共有十余根，粗如海碗，构成坚固公木壁，不但可防范风雨，更可防范巨兽入侵。

横木从中间那根起，排列着无数刻痕，看去整齐井然有序，长短皆有规律；但仔细分辨，却可看出异处。

每十条刻痕中，有一条略长且粗，第三百六十条，更为粗长，每三条粗长的刻痕，尾端又多出二十八条。

在最初十条特为粗长的细浪中，乃是浑圆而深度相同的痕迹，内行人一眼就可看出，那是以造诣出尘拔俗的指力所划成。以后就不同了，那是以刀锋划上去的，再往下，又是指力所划，可是深度极浅，而且有毛边。愈往下，深度逐渐增加，毛边渐少；往下便是直追最先的刻良力匀整，刻度鲜明。

青年人注视片刻，用冷冷的声音低沉的答道：“今日是十八年零八天，不久就可加上一划了。”

“加上去吧，目前已是午牌初。”老人说。

青年伸出巨大的虎掌，伸出食指，在横木上信手向下一擦，巨木着指现痕，深有一寸，碎木粉像被挤出，飘下地面；好深厚的指力。

青年人缓缓转身，现出了面目。一头乌黑闪亮的长发挽在顶端，一身两截玄色粗布紧身衣，肩空膀圆，身高将及八尺，紧身衣似乎裹不住他那身怒突的肌肉，好雄壮的小伙子，端的像一头猛狮。

他长眉斜飞入鬓，有一双黑多白少神光外射的大眼睛，鼻梁直挺，齿白唇红，长圆型的脸蛋，肌肉绷得紧紧地，脸色在古铜色的光采下，闪闪生光，令人感到在英武中而又有朴实之感。

不但他脸上是古铜色，他那双巨大的虎掌，也泛发出古铜色的光采，证明他是在风霜雨雪中，打熬锻炼出来的筋骨，每一片肌肉，每一颗细胞，都经过了万千锤炼。

他的目光不太友好，注视着老人说：“该练剑了，老头子。”

“是的，该练剑了。”老人阴沉地答。缓缓起身，吞蒲团下摸出两把木剑，“唰”一声掷一把给青年人。

青年人对来势如电，罡风凛凛的射来木剑，不在乎地伸两指一夹，岂知木剑来势奇猛，中含无穷潜力，他虽则夹住了，但身形一踉跄，被震退了三步。

“记住：任何时候，皆须小心在意，也许我杀机倏现，随时会取你的性命。”老人冷厉地说完，举步出屋。

“我随时等着，随时接受挑衅；但愿你的杀机突现，我也可放手一拼。”青年人冷然回答，尾随老人入室。

出到室外，一阵奇劲的罡风，卷带着雪花飞舞而来，将两人的身影罩在朦胧雪光之中。

四周，是白茫茫的银色世界，雪已停了，但彤云密布，罡风凛烈，狂风过处，刮起地面的积雪，漫天飞舞着如银如絮，声势

骇人。

木屋在山麓一处山嘴下，俯瞰着西南一片广大辽阔的平原，更远处天宇之下，仍可隐约地看到银色的山脉。

屋后，自北至东，白皑皑的奇峰绵亘不断，沉静死寂，被冰雪封住了，一座座高耸的峰头，全没入彤云之中。那些兀立的无尽山峰之下，树林全成了白色，被雪整个覆盖住了，凝结了的冰柱，直与地面结连在一块儿。

在这冰雪封了的大地上，人兽绝迹，唯一的生物，就是这俩老小。

木屋外，是一片略向西南倾斜的三亩大广场，雪厚达三尺，还不算下面已被冰封的厚度。

这儿，是这荒异域的阴山绝域；西南，是莽莽荒原，胡人的天下。南距黄河足有三百里。

那时，大明的势力范围，仅包括边墙（万里长城）以北百里之内，而这一地段，挹超人新兴起的土默特酋长俺答，在阴山之南黄河之北，兴风作浪，想突破长城南下牧马，边关日夕数惊，所以情势十分紧张险恶。

冰封大地，烽烟暂歇，在如银世界、酷寒的恶劣气候中，除了自求生存度过寒季外，别无他事可为。

老少两人踱至冰原中，上下分立。偌冷的天气，他们的薄薄单衣怎能耐寒？委实叫人替他俩耽心。

不用耽心，他们已无视于彻骨奇寒，身上而且还腾起袅袅轻雾，不久轻雾又凝结成冰珠缓缓落下。

老人站在上首，木剑斜指，剑诀左引，说：“进招！小心我削掉你一支胳膊。”

小伙子屹立如山，木剑尖徐徐下降，冷冰冰地说道：“没那么容易，丢胳膊的也许是你。你那一招‘孕化万机’，我已有破解之法，哼！你小心了。”

语音一落，他身剑合一倏然疾进，猛然前扑。

老人直待人剑近身，突然向右侧迈进两步，木剑破空锐啸，

化成一道褐色光环，中有百十道剑影，四面猛射盘舞，向少年人攻到。

少年人一剑走空，猛地右腿微撤，身形左旋，冷哼一声，横剑上托，“嗤”一声随肘一带，木剑斜飞而出，戳破好机楔入对方剑影下端，再向上吐，人亦身随剑走转过身来。

“得”一声脆响，人影在急如星火中倏分倏现，各自飞飘丈外，两人举剑遥遥相对，屹立如同化石。

片刻，老人用冷冰冰的语音说道：“这一招你破解得很好，可是失之徒灵巧，你该将剑尖外撇，准可在我的左胯骨下开一条血槽。”

“哼！那制不了你的死命，我不屑用撇字诀。”少年人也用冷酷的声音答。

“呸！蠢材！你错了。双方在生死存亡的决斗中，假使能先令对方先负轻创，必令其震慑，心胆俱寒，尔后可主宰全局。每一剑皆想击中要害，那是荒谬无知的下乘剑术，下次你非改不可。”

少年人默然颌首，没做声。

“进招！”老人沉声喝。

少年人沉叱一声，急进猛扑，万千剑影飞腾，凶猛地放手抢攻；但见双剑难分，人影依稀，罡风激荡，雪花飞扬。好一场狠斗。

半盏茶时分，再次发生双剑交错的声响，人影又分。两人相距丈外，举剑相对。老人一字一吐地说：“你的功候已登堂入室，不枉我十八年来的心力。可是你虽然能训练到与我相等，亦仅能取我的地位而代之，仍算不得字内高手，天下仍难以闯荡。”

少年人冷冷地说道：“你该放我下山回到中原了吧？”

“还早，你必须胜我一筹，方能离开阴山，不然你只有埋骨于此。”

“你到底是何居心？带我到这鬼地方来凌虐了十八年。哼！你要不将我的身世说出，你总有一天被我铁骨扬灰。”

“居心目前让你猜，反正对你我是憎恨入骨。我要让你练好绝学，再折磨你作为消遣。走！该练内功了。”

“不！今天我要下山。”

“放屁！早着哩！”

“拿来！”少年人伸出手掌，厉声说。

“什么？”

“解药。老鬼，你给是不给？”少年人沉声问。

“你做梦。”老人冷笑说。

“你已无奈我何，我年轻力壮，我要缠死你。”少年人一面说，一面徐徐举剑欺近。

“又大言了，畜生！你虽年轻力壮，而且灵慧绝伦，能自创绝学，可是在浑厚的‘死寂潜能气功’一击之下，绝难侥幸，不信你且试试。”

少年人大喝一声，挺剑猛扑。

老头子冷然一笑，剑向右一引，一掌推出。

少年人也在这一刹那间，同时拍出一掌。

两人的掌上潜劲一涌，并无掌风发出，亦无劲气迸射之音浪，看去一无异处。

但奇事发生了，两人身前的雪花突然向外激射，中间现出一个尺大雪沟深有尺余。

老头子双足陷入雪中，深达胫骨。少年人脸上泛青，“登登登”连退五步，雪地上现出五个尺深足印，向后带出两条深沟。

“哼！早着哩。”老头子阴森森地说。

“我不出一年，就可赶上你了，你别得意。”少年人说，并将木剑掷还。

老人接过木剑道：“一年后即使你将与我不相伯仲，仍是三流武林高手。”

少年人大踏步转身，推开术门进入木屋。

老人向他背影投过一瞥喜悦的目光，随又泛起了奇怪的空虚神色，叹口气推门进入室内。

少年人取过书架上一尊古玉瓶和一只茶杯，倒满一杯淡黄色的液体，回身向老人说：“瓶里慢性腐髓汁快告罄了，我多喝些亦无不可。”

“管你喝多少皆与我无关，反正你必须喝下，那一天时辰到了，我会给你解药，咱们可放手一决生死。”

少年一口喝干杯中毒汁，便在另一个蒲团上坐下，吁出一口气，即闭目垂帘运气行功。片刻，他身上腾起阵阵轻雾，身畔气流轻嘘发声，他已进入物我两忘之境。

老人自去书案后坐好，拖出一个酒葫芦儿。就葫芦嘴咕噜起来，室中酒香扑鼻，他在书架上抽出一本书，一面喝酒一面轻吟：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光腥。山僧不知英雄汉，只管哓哓问姓名。”

他将酒葫芦放下道：“好诗！可浮一白，好磅礴的口气，谁说咱们的第一个皇帝只配称草莽英雄？凭这首诗，足可与汉高祖的大风歌媲美。”

这首诗，是明太祖初渡江时，潜行至太平府不惹庵投宿，寺僧一再询问他的来历，他索笔砚题下了这首诗。后来太祖登极，听说诗已失踪，大怒之下，把不意庵的和尚捉到京城，要砍下他们的秃脑袋。

当时，当家老和尚早已涅槃；在众多的僧人中，有一个聪明的和尚，善解人意，似乎已摸清太祖的自大狂性格，便说：“亡师坐化之时，曾留下一偈。”

太祖问：“偈上怎说？”

和尚泰然自若，念道：

“御笔题诗不敢贺，留时深恐鬼神愁；故将法水轻轻洗，尚有龙光射斗牛。”

这是说，寺僧是在不得已中洗掉了圣迹。这一记马屁拍对了，所有的和尚都保全了首领。

这首诗，不知何时被老人抄入集中了。后人也将这两首诗，

载入了《龙兴记》中。

老人摇头晃脑，一面喝酒一面吟哦。半个时辰之后，他看见少年人已行功完毕，刚睁开双目，正待站起的瞬间，突然一张嘴，一股酒箭闪电似射出，直冲少年后心。

少年人向前一俯，身后像长了眼睛一般，再向右一审。

可是他仍慢了半分，酒箭扫中左臀，只打得他向前一栽，几乎撞上了木门。老头子冷冷地说道：“没用的东西！记住：任何时间，你都有性命之忧。”

“哼！我记住了。”少年人转头气虎虎地说。

老人取出一本书，劈面扔给他说：“这是太公阴符，好好地读，下午，给我背诵出来，如有疑义思而后问。”

少年人接过书，上身略晃，可见来书的力道也是不小，随时皆得谨慎留意。

□□

□□

□□

冰雪溶解了，冬去春来。除了插天奇峰冰雪永不解溶以外，山下已罩上了一层绿色的外衣，林木欣欣向荣，荒原中狼尾草在壮实地蔓延扩展。

整个春夏雨季中，荒原上偶或出现一些战马，近山麓一带，却经常可以看到牛马和蒙古人的踪迹。那是好战的土默特部，但已极少看到骠悍的青年，他们已逐渐移向阴山近东的一面，不时仍向大同一带骚扰。

这一年，老少两人仍像生死对头般，加紧地仇视和决斗，无休无止。少年人在剑术轻功拳掌方面，论招法则占尽优势，神奥的奇招时现，已参悟了上乘剑道神髓。可是老人的进境也不弱，少年人始终败在他那神奇深厚的掌劲之下。

□□

□□

□□

秋去冬来，又是大雪纷飞的时候了。

这天，一老一小拼斗了半个时辰，在休息之时，老人用木剑向东北那三座冲天奇峰遥指，用低沉的声音徐徐说道：“瞧那儿，就是阴山玄冰峰。”

“我早知道了。”少年人也沉声说。

“目下冰封路径，玄冰峰上更是任何生物亦难幸存之地。但是，你必须往那里走上一趟。”

“假使我不去呢？”

“你非去不可。别忘了，你的性命在我手中，任何抗违之举，皆可耽误你的性命，没有你反抗的余地。”

“我相信定能制你死命，夺取你囊中的解药。”

“我也相信你能办到，可是你已迟了一年；要不然，我也不会要你上玄冰峰。”

“为什么？”少年变色地问。

“安静些，你泄露了心中的惧念，要不得，真是孺子不可教也。记住：任何时地，即使已至死亡之顷刻，亦不可泄露你内心的秘密。”老人声色俱厉地教训他。

“你最好少管。”少年人激动倏止，冷然说。

老人双目神光一闪，正色道：“十九年来，你眼下老夫的天下奇毒腐髓汁，至今毒汁已侵入骨髓之内，虽大罗金仙亦无法将毒化去或者排出体外，老夫的解药亦是枉然。”

“既然如此，今天不是你就是我。使我不解的是，你因何要如此待我？在咱们必有一人溅血之时，你何不直说？”少年人一面说，一面沉着地徐徐举剑。

“你总有一天会明白的，但不是现在。少安毋躁，听我下文。”老头子泰然往下说。

“看你能胡说什么。”少年的剑缓缓下垂。

“世上唯有一种玄门至宝可解此毒，就是万载玄参。据老夫所知，玄冰峰上就恰巧生有一株。如果你想珍惜性命，知道你的身世和老夫何以凌虐你十九年之缘故，必须取得那株万载玄参。”

“是取给你交换这些秘密么？”

“非也，找到万载玄参，你必须在那儿吞下。”

少年的眼中，泛上了迷惘的神色，深深凝注老人一眼，用困惑的口吻问道：“你这倒教我困惑了，为什么？那万载畜参乃是玄门成道至宝，你为何不要？”

“别问那么多。”老人暴躁地说。片刻又道：“这可使你保全性命，且可功力骤增，方配与老夫的八十年修为一拼。”

“理由太过牵强，令人难信。”

“信不信在你。从明日起，你必须启程前往，给你的期限是一月，一月后要是赶不回来，你即将毒发埋骨冰原之中，就看你是否找到万载玄参了。”

“明天就启程么？”

“是的，明天就走，过了春正，万载玄参即隐入玄冰之下，你得再等一年。也许那时，你的骸骨已经成了冰尸了。”

“我是非去不可了？”

“正是，非去不可。那万载畜参生长在中峰顶颠，那儿有一个天眼，很不易找，因天眼已被万载冰雪所掩。找到后，立即吞下，并挖冰洞躲在洞内行功半个时辰。”

“还有什么交代么？”

“明天再说。”

翌日，大风雪漫天狂舞，天地一色，白茫茫奇寒刻骨，里风裂肌。木屋前，老人神色木然向东北眺望。青年身背小包裹，斜背长剑，在老人身前站定，神色奇冷，

老人递给他一个小市卷说：“这里面是三颗六阳大乘补天丸，不但可以祛寒，而且壮阳补身固元培本。三十年前，恨天翁伊老怪物和我打赌，考问老夫经籍，输给我五丸，今将此至宝赐你。记住，非万不得已到了饥寒交迫的生死关头，不可暴殄天物。”

青年人眼中又透出迷惑之光；这些年来，老人死死逼他练功，一点不对立时拳脚交加，语侵如刀，似乎所有的恨意全在他身上发泄。可是在那近乎严苛的凌厉神色中；却又隐约地透露出强烈的爱护之情。这矛盾的情康，青年人确是感觉到了，弄不清

其理安在，也是他不愿暗中下手袭击老人的内在原因。

而今天，老人竟将宇内武林至宝六阳大乘补天丸慨然相赠，这岂是生死仇讎之人所能办到的么？

老人不等他思索，忙往下说道：“为你的生命，好好地珍惜你自己。记住：万载畜参决定你的生死，你非得到它不可；而且……记住：坚韧不拔，不屈不挠，事必可成，你去吧！愿你一月后平安归来。”说完，他缓缓转身。

青年心中一震，十九年来，他从没听过老人这种充满真诚和爱心的言语，不禁感上心头，颤声道：“老伯，我明白了，你老人家一直瞒住……”

“住口！”老人突然转身，声色俱厉地喝止他，往下说道：“当你服下玄参之时，功力即可登堂入室，跻身于武林高手之林，就配与老夫一拚。那时，你可以知道一切内情。我可以告诉你，你的身世极为……极为显明，我，就是杀你全家的凶手，我要成全你，造就你，给你一次公平的报复机会。你若是得不到万载玄参之助，一切枉然。滚！快滚”

“你所说的可是真情？”青年激动地问。”

“是的，千真万确。”老人毫不迟疑地答。

青年人一咬牙，基地身形一闪，快逾电闪，投入了茫茫风雪之中。

老人直待青年的身影消失在风雪中，方举步入屋。他眼角滴下两颗珠泪，喃喃地自语道：“老友，我已遵你的遗嘱尽了全力；可是，我内心自疚难安，明知你的遗言是错误的，而仍遵嘱而为；啞！连我也错了啊！”

不久，他换了一身银白色短衫，背剑挂囊，掩上了柴门，也投入茫茫风雪之中，追踪青年的去向一闪而逝。

□□

□□

□□

玄冰峰，在他们的住所东北方向一百里，四周群峰罗列，人

兽绝迹。那儿的冰雪万年不化，其冷可知，任何人畜如无异秉，皆无法在那儿生存。

在茫茫风雪中，青年人那孤零零的身影，正以无上修为与奇寒挣扎，一步步踏着奇滑的雪花，猿身攀上一座座奇峰，兢兢业业向玄冰峰爬去。

雪滑风急，冰崖又滑不留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绝不能抗衡无穷的大自然威力，在这儿，人的力量确是太渺小了。

每一天，他最多仅能攀过两重高山，时爬时停，艰苦异常，但他体内似有一种神奇的力量鼓舞着他，这力量就是他的意志和十九年来所受的残忍教育所形成的毅力。

在他身后五六里，一个银色与雪色相同的身影，也紧紧地蹑住他的踪迹，换而不舍。

玄冰峰之东南，群峰深处的银色世界中，也有三个黑影分两路向玄冰峰接近，他们的功力奇高，行动甚为迅捷；可是他们要遍搜每一座峰头，所以反而显得缓慢。

□□

□□

□□

一天天过去了，青年人一鼓作气往前走，凛烈的罡风，将他刮下了峰头，要命的雪崩，又将他带下了深谷，如此者再三，但阻不了他的钢铁般的意志，仆而又起，不屈不挠，冒万险一步步接近了玄冰峰。

在冰天雪地中，白昼与黑夜差别不太大。白天，银光耀目令人目中发花，夜间，灰沉沉天地一色，他只能凭体内潜力的消耗量而定行止，体效时便掘雪洞藏身。

短短一百里（当然不算爬越山峰及绕道的里程），他竟走了整整十天，方到了玄冰峰之下。

“终于到了，但却正是刚开始哪！”他自语说，古铜色的脸上毫无表情。

他紧了紧已缩小一半的包裹，扎紧木剑丝绦，眼中泛出坚毅